

李國文

李國文 著

# 中國人的教訓

(上册)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 中國人的教訓

(上册)

李国文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人的教训. 上册/李国文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5. 6

ISBN 978-7-301-25353-3

I. ①中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通俗读物 IV. ①K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5436 号

- 书 名 中国人的教训(上册)  
著作责任者 李国文 著  
策划编辑 王炜焯  
责任编辑 王炜焯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301-25353-3  
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
网 址 <http://www.pup.cn>  
电子信箱 [zpup@pup.pku.edu.cn](mailto:zpup@pup.pku.edu.cn)  
新浪微博 @北京大学出版社  
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 
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
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
730 毫米×102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348 千字  
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48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## 第一章 先秦

- 003 齐桓公兴衰
- 009 晏子破局
- 013 孔夫子人在窘途
- 022 屈原的非正常死亡
- 033 廉颇蛮拼的
- 038 草根李斯的沉浮

## 第二章 秦汉

- 049 刘项原来不读书
- 056 生死司马迁
- 064 达者马援的“不达”
- 069 董卓，“豺狼也”
- 073 倒霉的蔡邕
- 083 “建安七子”的生活环境
- 094 祢衡、孔融、崔琰、杨修为何而死

103 曹操的权术

117 炒作关羽

### 第三章 三国魏晋南北朝

133 “仁义”刘备

147 诸葛亮的悲剧

170 司马懿的阴暗面

177 嵇康和阮籍的活法

188 何晏的游戏

197 赌一把的陆机

204 王徽之作秀

212 极致狂人谢灵运

221 一生低首谢宣城

### 第四章 隋唐五代

233 武则天传奇

245 李隆基的帝王周期率

- 255 李白很给力
- 273 李白与王维的内幕
- 285 孟浩然梦碎
- 294 李泌的所谓聪明
- 302 陆贽的不合作
- 309 另一面韩愈
- 319 “乐天派”白居易
- 329 人间唯有杜司勋
- 337 风流陶学士
- 349 李后主的不归路

## 第一章

### 先 秦



## 齐桓公兴衰

**齐桓公**(?—公元前643) 春秋时齐国第15位国君。他推行改革,齐国逐渐强盛。他北击山戎,南伐楚国,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。他晚年昏庸,最终在内乱中饿死。

公元前第七世纪,在齐国的国都临淄,有一场关于国君用人的大辩论。

辩论的甲方,当然是齐桓公姜小白;辩论的乙方,为他的上卿管仲。此时的姜小白,已是天下诸侯的霸主,不大可能理会针对他的任何讨论。但管仲却例外,他提出来要统一认识,“春秋五霸”之首齐桓公也只好点头。

柏杨先生在《中国人史纲》里,这样评述这对君臣:“姜小白的霸业即管仲的霸业,姜小白只是躯壳,管仲才是灵魂。但姜小白更为伟大,因为他能任用管仲。”后面这句话让我们了解:领导,说到底,一是谋略,一是用人;更高的领导,连谋略都不必放在心中,只要用对人就行了。齐桓公的伟大,就在于他用了管仲,而且,这个管仲曾经反对过他,差一点将他一箭射死,但他能够放下仇恨,不计前嫌,给予充分的信任,放手大胆地使用。管仲的谋略,使地处偏僻的齐国成为诸侯的霸主,姜小白风风光光地过了四十多年辉煌岁月,不但诸侯,不但周王朝,甚至全中国都视他为共主,以他马首是瞻。

用一个反对过自己的人,而且重用,更忘掉昨天一切的不快,这样的最高统治者不伟大,还有谁当得起这样的赞誉呢?

用人,用什么样的人,怎么样去用人,既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存亡兴废的根本大计,也是一个关系到地方、单位、机关、部门成败治乱的大政方针。无论南面为王的国家最高统治者,无论各级领导、大小主管,握有一定权柄的人;不管其本事大,或者不大,不管其水平高,还是不高,只要他善于用人,敢于用人,用对了人,用好了人。在国家,则是成功的领袖;在军队,则是出色的统帅;在地方、单位、机关、部门,则是优秀的领导干部。相反,这个人,也许极有本事、极有水平,但用人不当,



>>> 公元前第七世纪,齐国发生了一场关于国君用人的大辩论,甲方是齐桓公,乙方则是他的上卿管仲。

所用非人，其至用了奸人、佞人、小人、坏人之流，早晚要出问题，而且必然是大问题。所以，毛泽东说：“政治路线确定以后，干部就是决定因素。”这句话深中肯綮。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，对于握权的人来说，用人是绝不能轻略的头等大事。

齐桓公在得到这个国君的位置前，与他弟弟姜纠同时流亡在国外避难，一在鲁国，一在莒国。这时的管仲是姜纠的谋士，自然也是姜小白的反对派。公元686年，公孙无知杀从弟齐襄公自立；次年，齐大夫雍林杀公孙无知。齐国大乱，国君空缺，这两兄弟闻讯之后，都由庇护国往临淄赶去，谁先到达都城，谁就继承这个国家的统治权。

管仲是一位谋略家。第一，知道姜纠不是姜小白的对手；第二，鲁国离齐国虽近，走的是山路，莒国离齐国虽远，却是一马平川；于是，第三，管仲先行一步，单枪匹马，抢在途中，拦住姜小白一行人，说是有紧要机密大事，必须面觐陈辞。谁知姜小白的车队刚刚停下，未及对话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管仲挽弓射箭，一箭飞了出去。眨眼工夫，姜小白应声而倒。其实，这支箭偏巧碰在他腰带的扣环上，侥幸不死。命不该绝的姜小白立刻佯死，要知道，那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，早听说管仲的箭术厉害，怕他再补一箭，那可就真的要命了。他立刻做中箭状，倒在座驾上，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管仲以为稳操胜券，不慌不忙地离去。谁知他前脚走开，姜小白策马挥鞭，以最快速度到达都城，接管了前政权。

胜利者从来嘴大，姜小白向庇护其弟的鲁国发出通牒，必须在某月某日之前，交出一个死的姜纠、一个活的管仲，否则，没有好果子吃。鲁国是小国，岂敢得罪大邦，只好捏着鼻子照办。大家都以为姜小白饶不了管仲，非报此一箭之仇不可。谁知他做了一个让全国都跌破眼镜的决定，谈了个通宵达旦以后，任命管仲为上卿，公示天下。

春秋时代，接连兴起五个霸主，史称“春秋五霸”。“五霸”的第一霸为齐桓公，即姜小白。他所以能够被周王室称为侯伯，伯即霸，为诸侯之霸，就在于他这个用对了人的决定。其实，姜小白对管仲这一箭，也不见得不怀恨在心，但政治家算大账，他的谋士鲍叔牙说得再透彻不过，你的愿望只是想当齐国的国君，你用我为你的上卿就够了，如果你的心胸中不仅只有齐国，而怀有天下的话，那么你就必须借重管仲。于是，齐桓公沐浴焚香再三，亲迎于郊，尊之为“仲父”，请教强国富民之

术、称霸诸侯之道。

由于管仲的辅佐，改革齐国之经济、内政、军事、政治制度等，对内“设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，禄贤能”，实行富国强民政策。在外交上，打出“尊王攘夷”的旗帜，使处于式微的周室，得以有一份名义上的中央政府的虚荣，而使自己实际上成为诸侯的领袖，这些都是管仲制定的治国图霸方略。按《史记》的说法：“管仲既任政相齐，以区区之齐在海滨，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，与俗同好恶。故其称曰：‘仓廩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上服度则六亲固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下令如流水之原，令顺民心。’故论卑而易行。俗之所欲，因而予之；俗之所否，因而去之。”看起来，齐国能在公元前7世纪的上半叶，称霸将近半个世纪，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”。

这次在临淄发起的用人大辩论，应该是在管仲死前的第三年或第四年进行的。

管仲逝于公元前645年（齐桓公四十一年），在此以前，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不佳，也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。他看到功成名就、天下归心的齐桓公已经达到他人生的巅峰状态。太得意了，太满足了，太成功了，当然也就太骄傲了。不论谁，上至国君，下至草民，一骄傲就头脑膨胀，就不知所以，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。这使处于病痛中的管仲，对这位国君，乃至对这个国家的未来，产生了深深的忧虑。一个过于自信的人，常常听不进去别人的反面意见；相反，却往往迷恋于别人对他的甜言蜜语中，陶醉于别人对他恭维捧场中。而且，管仲注意到在齐桓公的周围，出现了易牙、竖刀和公子开方等曲意阿附，投其所好，巧言迎合，讨其欢心，渐渐对其产生影响，步步起到作用的亲信集团。

于是，有了这次历史性的用人大辩论。

甲方的齐桓公问：“将何以教寡人？仲父！”

乙方的管仲回答：“请允许我向您建言，您身边的三位宠臣——易牙、竖刀和卫公子开方，作为陛下私下的亲近朋友，当无可不可。但我还是建议您尽可能地疏远他们，如果做不到这点，至少从今而后，切不可让他们掌握政治权力。”

“这该怎么讲呢？”

“因为他们的品德，不可信；因为他们的言行，不可靠；因为他们的动向，不可

测。所以，对他们的未来，不放心！”

齐桓公哈哈大笑：“仲父啊仲父，你太过虑了。”他告诉管仲，这三位亲信能够得到他的信任，能够受到他的宠遇，能够讨得他的欢心，是因为，他注意到了多年以来这三位好战友对他的忠诚，对他的唯命是从，对他的那一种无所顾惜、自我奉献的精神。他说：“易牙，是一位烹饪方面的行家里手，他总是在我想什么东西的时候，端来我正好想要吃的东西。哪怕半夜三更，我的胃口有一点吃的欲望，易牙肯定会适时地送来美味佳肴。有一次，我对易牙说，天底下的东西我都吃遍了，唯一没有品尝过的就是人肉了。当天的晚餐桌上，就有一盘异常鲜美柔嫩的蒸肉。易牙告诉我，这就是我想吃的人肉，而且还是三岁小孩的肉。我问他，你怎么能知道这盘肉，是一个三岁的孩子呢？易牙说，那是我的儿子。我说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易牙说，忠臣心目中只有君王，为了君王，是不必顾惜家人的。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，犹可疑乎？”接下来，齐桓公又夸奖竖刀：“这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，所以了不起，就是他的不惜牺牲自己、心甘情愿地割掉了传宗接代的男根，这是何等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啊！他为了服侍寡人，为了贴身效劳寡人，为了能进入宫廷效忠寡人，自愿接受宫刑，成为太监，成为宦官，这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竖刀自宫以近寡人，犹可疑乎？”然后，他又说到公子开方：“这样一位卫国的贵族，去其千乘之太子，而臣事君，15年来追随寡人，连家都没有回过一次，这样的忠贞之士，怎么能够不信任，不重用呢？”

对于管仲的答辩，柏杨先生是这样综合起来写的：“人性是这样的，没有人不爱自己超过爱别人，如果对自己身体都忍心残害，对别人岂不更忍心下毒手！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女，如果连自己的儿女都能下得狠心，他对谁下不得狠心？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父母，如果十五年之久都不想见父母一面，连父母都抛到脑后，对其他的人又有谁不会抛到脑后？”姜小白问：“这三个人在我身边很久，你从前怎么不提？”管仲说：“国君在私生活中，应该享有他的癖好，否则国君便没有丝毫乐趣了，但这些癖好，必须不干扰到国家大事。我死之前，还可以防止他们；我死之后，恐怕他们会像洪水一样地溃决堤防。”姜小白一生都在管仲的指导之下，只有这件事他大大地不以为然。

据注释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的颜师古所云，这场辩论，尽管齐桓公大不高兴，

但他还是在口头上答应了管仲，将这三个人逐出宫外。“管仲遂尽逐之，而公食不欢心不怡者三年。公曰：‘仲父不已过乎？’于是皆召反。”因为管仲已死，再也无人敢于进言谏阻。而且，他完全置当年那场用人大讨论于不顾，不但将那三个奸佞找回来，还予以重用。

姜小白平生好色，有夫人三，“如夫人”六，公子十又余人，平时恃骄持宠，相互倾轧，埋下他死后的动乱之本。公元前643年，管仲死后的第三年，姜小白——这位诸侯之伯，也走完了他的人生途程，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霸主，是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死得这样难看。他一断气，他最欣赏的、最依赖的，也是最后放心将国家托付给他们的这三位亲信——易牙、竖刀和公子开方，各各拥立公子，拉帮结伙，争位相残，内讧不已，一个个打得头破血流、鼻青脸肿之际，完全忘记他们的父王还停尸在宫中，根本顾不得收殓，没有一个人想到应该让死者入土为安，只知道像一群狼一样在厮杀，在咬齧，在争夺，在打得不亦乐乎。

《史记》中有一段精彩的注释：“公有病，易牙、竖刀相与作乱，塞宫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。有一妇人踰垣入至公所。公曰：‘我欲食。’妇人曰：‘吾无所得。’公曰：‘我欲饮。’妇人曰：‘吾无所得。’公曰：‘何故？’曰：‘易牙、竖刀相与作乱，塞宫门，筑高墙，不通人，故无所得。’公慨然叹，涕出，曰：‘嗟乎，圣人所见岂不远哉！若死者有知，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？’蒙衣衾而死乎寿宫，虫流于户，盖以杨门之扇，二月不葬也。”齐桓公直到最后一刻，才想到自己没脸在地下去见管仲。

一个极其成功的人，最可怕的敌人其实就是他自己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有多少曾经英明过、贤明过、圣明过的君王，最后都难以幸免走向自己的反面，着实令人为之痛惜。而在制造这种命运悲剧的过程中，最常见的败局，就在于用错了人。由于极其成功的人，也是极其自信的人；由于极其自信，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，这样的人通常不肯认错，尤其不会改错，甚至明知错了，也要错到底。因此，也就只好眼看这个极其成功的人，一条道走到黑了。

史称：由于宫廷作乱，无暇殓其尸，以致姜小白的尸体搁于宫中达67天（或说三个月）。腐烂不堪的尸首，只蒙着一扇门板，蛆虫都溢于户外。从此，齐国中衰、失霸。

归根结底，齐桓公之死，怪不得别人，英雄末路，是他自己所走；壮士折节，是

他自己作践。这就是说，齐桓公霸业之兴，在于他用对了人；同样，齐桓公霸业之衰，也在于他用错了人。姜小白的一世英名，最终败坏在他所宠幸的佞臣易牙、竖刁和公子开方身上。

用人，是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情。

## 晏子破局

**晏子**(公元前 578—前 500) 春秋时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外交家。他聪颖机智，能言善辩；内辅国政，屡谏齐王。他出使不受辱，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。

晏子是春秋时代齐国很贤明的宰相，也是个成功的外交家。有一次，他出使楚国，楚王热情地招待了他，正喝得兴高采烈之际，两个警卫人员押解着一个嫌犯进得门来。显然，这是狡猾的楚王做出的精心安排，想达到屈辱来访使节的目的。因为晏子的名声很大，他不但善于治理国家内部事务，在外交上也是一位纵横驰骋于列国之间的谈判高手。孔子都赞扬过他的外交成就：“善哉！不出尊俎之间，而折冲于千里之外，晏子之谓也。”

楚王假惺惺地问道：“你们绑来这个家伙，是怎么回事呀？”下面的人回答他说：“这是齐国人，是个惯偷，行窃时被我们当场抓获。”楚王听后，转过脸来问晏子：“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多起，我不禁要问，难道贵国的人，具有偷盗方面的天性吗？”

晏子连忙站起来，很有礼貌地回答楚王：“我听说橘子生在淮河以南的，为橘，生在淮河以北的，为枳。这两种树木，品种相同，枝叶相似，但结出来的果子，味道却大有差别。大王，你猜这是什么缘故？根本原因就在于水土不同。老百姓生长在齐国的时候不偷不盗，为什么到了楚国，就又偷又盗呢？是不是楚国的水土有什么问题，使得老百姓这样堕落呢！”一番话驳得楚王有口难言。

从这个小故事，看出晏婴应对机敏，娴于辞令，头脑睿智，答辩如流的大外交家的风采。晏子，“莱之夷维人也”，即今山东高密一带的人。一般来讲，齐鲁人

氏，体格魁梧，世称“山东大汉”。梁山泊英雄大半为山东籍，个个都是高高大大的好汉之辈。东三省的居民，身材也很健壮，可能与历史上山东人移民的后裔较多有些关系。据说，连清河县的武二郎先生，也查证出来不是矮子，给平反了。报载，根本不是《水浒传》里所歪曲的“三寸丁谷树皮”那样，而是一米八的大高个子。言之凿凿，是从挖掘出来的尸体遗骸，所测量得出的数据。

但山东地方的这位古代杰出的外交家晏平仲，却千真万确是矮个子。《史记》说，甚至给他驾车的车夫都比他神气。不过，矮子也有其优势，五短身材的人，脑子离心脏的距离，要比丈八大汉的人靠近若干厘米，因此主动脉供血充足，携氧量高，脑细胞要比身高者来得活跃、灵敏、聪明、快捷。

齐景公是相当差劲的一个国君，“好治宫室，聚狗马，奢侈，厚赋重刑”（《史记·齐世家》）。此人好猎，可箭法又并不高明，常常大张旗鼓出猎，回回一无所获归来，为此很恼火、很败兴。后来，有人想出一个主意，在鸟的脚爪部拴上细线，像风筝一样，可收可放，操纵自如。这样的猎鸟法，叫“弋”。一次射不中，可以再射，反正有线绳系着，无法逃脱，总会被他射中的。有一次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一只被“弋”的鸟，飞得无影无踪，齐景公气得要死，火冒三丈，把管鸟的那位名叫烛邹的官员找来，下令当场处死。

晏子当然不能支持这种残暴行径，可要改变如此昏庸之君的决定，又谈何容易，弄不好连自己都得搭进去。于是，才思敏捷的他，请求景公让他陈述为什么要杀烛邹的理由，然后再执法，要烛邹死得心服口服。齐景公想想也是，便同意了：“好吧！”然后，晏子声严色厉地申斥：“你知道吗？烛邹，你为吾王管鸟，却把鸟管飞了，罪也该死。因为鸟飞了，害得吾王生气，为了鸟的缘故开了杀戒，罪也该死。杀了你倒还罢了，可在诸侯间，都以为吾王重鸟轻人，造成极坏影响，罪更该死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对刽子手说：“三条罪状已经宣告完毕，你可以执行了！”

齐景公这位昏君还算没有糊涂到底，于是说：“勿杀，寡人闻命矣！”就收回成命。这就不得不佩服晏子的机智、干练和正直，以及对国家人民的忠心赤胆。该讲话的时候，还是敢于直陈己见，不过，他很懂得讲话的技巧，能够把握讲话的时机、了解讲话的对象罢了。

俗话说，伴君如伴虎。晏子历仕齐灵公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朝，伴过三只老虎，

确实表现出其非凡的才能。后人尊他为一代名相，就因为他以其内政外交的政绩著称于世。司马迁评价这位政治家时说：“其在朝，君语及之，即危言；语不及之，即危行。”这就是说，君主问他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他极其谨慎地回答；不问他的时候，他则小心去做事。

齐灵公有一个癖好，喜欢他后宫里的后妃们——穿男装，戴男帽，着男靴，佩男人的饰物。于是，上行下效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形成一股女服男衣的风气。灵公很不高兴老百姓学宫廷里的样子，下令各级官吏严禁，凡是在街道上、市集中、乡里之间，有女人敢穿男人服装者，把她的衣褂扯碎，绦带剪断。结果，一眼望去，全国上下，到处都是衣衫被剪切得零碎破烂的女人，她们在风中飞舞，飘飘欲仙，成为一道想不到的奇特风景线。

这位齐国的君王气坏了，便问晏子：“寡人下了这样的命令，为什么老百姓敢于违抗，屡禁不止呢？”

晏子说：“大王呀！你在宫廷里提倡，而在宫廷外禁止，就等于是挂了一个牛头在大门口，卖的却是马肉一样。你要想让全国的妇女不穿男服，只要宫廷内不穿，谁穿就罚谁的话，老百姓还会有人敢以身试法的吗！”

灵公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试试。”果然，没出一个月，国内再看不到一个穿男装的女人。

其实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：问题出在底下，根子却在上头，古今都是同样的道理。上面好的风气，能够带动下面一大片好的风气，上面带个好头，对下面而言，就能起到无言的榜样作用。同样，上面一个错误的行为，带一个坏头的话，也能够形成下面的一大堆问题。

在《晏子春秋》里还有一个寓言，讲的也是类似的事例：楚灵王喜好腰身很细的臣下，他认为这是男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。于是，做大臣的都十分讲究减肥，不敢发福，不敢多吃一口饭，怕因此失去君王的宠幸，一天到晚，屏住气把腰带往死里勒，结果，腰太细了，使不上劲儿，只好扶着墙，才能站立起来。在这样一个束腰的风气下，一年以后，整个朝廷的官员都被折腾得没有人样。有一句话，“楚王好细腰，国人皆饿死”，就说的是这回事。

这部《晏子春秋》，显然是战国时期的人，假托晏婴的名义，去采集他的言行而